

暨

# 哈佛的“中国年”

□张凤[美国]

云烟过眼，就这样上万个日子已然逝去，第四个“中国年”过去了。“过阳历年，阴历年……”总是在这时候才意识到远离故乡。

回首往事，留学成家，在四季分明的密歇根，秋水瞬息寒冻，遍野敷满盈尺白雪。坐在温暖如春灯火晕染的宿舍小屋中，捧书凝望檐边一排排晶莹冰柱，唯凄凄茫茫，翘首盼望故乡的年讯，来慰藉独自顾影又行色匆匆的游子情怀。

阳历新年，除了亲朋旧友访叙，下课回来买菜开车的是我们两个；除夕春节，同欢共食的也是我们两个。虽然擀皮和馅，包了饺子，外加清蒸鱼、酸甜肉，长

生果——几盘花生，还买到茨菰——“有底庄”啦，有“元宝”啦……依然抑遏不住“冬夜梦金陵”。在给父母家书中每回写：“常做梦回家，像我这类人，在国外待到老也会思我故乡……”还杞人忧天似地担心还没见到影子的儿女会不读中国书，不写中国字，执意要回中国。

在不一定是大年夜的阳历周末，也会有中国同学会，要女同学和丈夫们烧了拿手菜去义卖过年，因此买下满行李箱的大白菜冻着，烧了三锅开阳白菜为同学会筹钱，参加的华洋友人也不少。拿到学位后，台北暂回不去，而往绮色佳——接近雪带山中的康奈尔大学就任，当时我俩都未

及30岁，幸得先进十多家教授的爱护邀约，每月欢叙聚餐轮流到各家宅邸饮宴谈笑，松涛阵阵之中，云蒸霞蔚的琵琶湖与克柔嘉湖，总是飘散着令人惊喜感念的友谊馨香。

四年后应哈佛邀请跳槽过来，在许多场合，都会与文理学院和MIT的学界前辈欢聚。赵元任先生的长女公子如兰教授与夫婿MIT的卞学鐸教授，就与陆教授每轮开“剑桥新语”，杜维明教授时有“哈佛儒学研讨会”，张光直教授常在中午带领“考古人类学座谈”，李欧梵教授定在校园有“中国文化作坊”……这些集会，有几个我也联络主持，大部分是与哈佛的非正式课程相同。所以多年来不

管过年不过年，我自然是受益良多，更与他们亲如家人。也常携儿女地在足球场或音乐会相聚。聚餐总是最多的，哈佛文理学院的学者夫妻都会为文艺名家的来访亲自下庖厨，品尝东家的熏鸡、西家的烤鸭，日常节目繁多，每到春节各家反而分别忙着与各自亲友及社团过年去了。

另一项更重要的使命是，在过年的当天，捧上清供着水仙的青花瓷盆去赴约，为儿女的卫斯理小学示范炸春卷，并教试做元宝饺子，试用筷子亲尝，讲年兽的故事，写春联，玩爆竹，吃年菜，教说吉祥话如“清吉平安”、“年年有余”，临别还发给每人红包讨吉利，让儿女以中国文化为荣。

制图:温亮

## 人生是一条长街

□邓跃东

旧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处理了一堆永无尽头的事务，我徐徐走出了大门。大门右边过去是汽车南站，要去让长途司机给一个远方的熟人捎东西，快要发车了；右转过去是菜市场，晚一点就收摊了。我慢慢走过去，一件一件去落实。我走不快了，不知是老了，还是这条街道太熟悉，没有走快的劲头。

走着走着，忽然想起前几日翻读的铁凝散文集《长街短梦》，书名出自里面的一篇《假如人生是一条长街》，其中有段话让我沉思良久：什么都可能在梦中的街上或者街的梦中发生，即使你的脚下是一条踩得烂熟的马路，即使你的眼前是一条几百年的老街，即使你认定在这些老路上不再会有新奇，但该发生的一切还会发生，因为这街和路的生命其实远远长于我们……

是啊，生命再长，也长不过脚下的这条街道。我的脚步不由得放缓了，鞋子踩着的路是需要敬畏的！

想起来，因着命里的缘分，我三十多岁的时候漂泊到了这条街边，如今在街上踩过十三

个春秋了，门面过去的门面、生意人的面孔、甚至一些玉树临风的背影，烂熟得很了。

只是，我不知道脚下踩着的这条街道还会发生什么新奇，还有什么风景将会出现，自己是不是也会成为别人眼里的新奇和风景？一想，这一切跟我的个人生活无关，有无新奇和风景，我都要按自己的方式活下去，刮风还是下雨，我每天都要在这条街道上踩两个来回。目前这个样子，也不会有什么重大变故了，我将会一直踩下去，直到老死。

这是命里的街道，街道是一个人的命。

梦中的街道，街道的梦中，什么都可能发生，你只管踏实地踩下去，双脚交换踩下去，不必回头，不必踟蹰。

谁也不知道生命的尽头是什么样的风景，在这条无法停步的街道上，每一步都充满莫测的新鲜和心动。“除了那些事情，还有很多陌生人，他们可能会变成好朋友、亲密爱人，陪着自己在这条街上继续走下去”。

我们从此有了不舍，脚下的路无法终结。

## 娘家祠堂

□钟雪莲

我的娘家位于大腊岭脚下，地名就叫腊岭钟屋村。地标就是那座海拔八百多米高的金字塔形的大腊岭。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我们钟家祠堂修缮庆典的好日子。像许多村庄一样，我们家乡也在邀请外嫁女回乡参与庆典活动。

这天，锣鼓喧天、彩狮飞舞、鼓乐齐鸣，村口的大门坪上搭起了一个大大的舞台，人们在舞台上载歌载舞。祠堂里张灯结彩，鞭炮声声。大门口，悬挂在横幅上书写有这么几个大字：腊岭钟屋村钟屋祠堂重修庆典。

村道上，一大群外嫁女穿红戴绿，担着烧猪和十几担里面装满金彩带的革箩（用竹篾编织的一种竹篮），一个个扬眉吐气、英姿勃发地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她们高举着横幅，还领着一队女狮敲锣打鼓地向人们宣示着心中的喜悦！

这时，村中的一群叔伯婶娘们也举着“欢迎腊岭村外嫁金花回娘家团聚”的横幅迎了出来。那场景热闹得令人热泪盈眶。

记得村中刚动议要修祠堂时，经常回乡的大弟弟打电话给我，说家乡的老祠堂要修缮，希望外出工作人员都能捐款支持一下。我二话没说就带头捐了。因为家乡的老祠堂给了我太多的回忆！每年春节的时候，每家每户都担着竹篮里煮熟的鸡和猪肉，到祠堂里焚香烧炮仗，一家接着一家，从除夕晚的五点开始，那鞭炮声一直响到七点多钟。家家户户只有拜过祖宗之后才能吃年饭。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传下来的规矩。半夜十二点，祠堂里的鞭炮准时打响，那迎春接福的鞭炮声即时响彻云霄，家家户户都在自家门前点燃鞭炮，于是，炮竹声声，此起彼伏。那浓浓的年味是孩子们的最爱，吃了年夜饭就穿新衣，爷爷奶奶还发红包或糖果。那时兴奋得一夜不睡，半夜起床跑到别人家的门前捡未燃尽的纸炮。第二天和小伙伴们比试谁捡的多。

兄弟前来舞狮庆贺，也必须到祠堂拜祭，那种“咚咚锵”的锣声敲点总让人记忆犹新。

在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时候，祠堂也是最热闹的地方。谁家添了男丁都会到祠堂里挂上灯笼，十二开始上灯，十五大家集中闹灯。闹灯的鞭炮一浪高过一浪，它昭示着人丁兴旺，香火兴盛。只要添了丁的人家都会欢天喜地、喜气洋洋，宰鸡杀鸭招待亲朋好友。

祠堂既是喜庆的场所，又是承载哀伤的地方。村里遇上娶妻嫁女等红白喜事基本上都在祠堂里摆酒席，那祠堂是三进（三个大厅）一门洞的格局，一、二进和二、三进之间分别有两个天井，天井的设计是采光的需要还是风水的布局？这个问题我一直不得而知。三进的大厅里有十几根大圆柱分别支撑在其中。是典型的客家祠堂。

儿时的记忆既温暖又心酸：祠堂是爷爷牵头领着村中父老乡亲建起来的，记得在我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文革时期），有一天小伙伴们去大腊岭捡稻子回来时，在村中一个名叫石灰窑的地方碰到爷爷脖子上挂着一块木板（后来才知道是祠堂里的祖宗牌），后面跟着两个人。我当时觉得很奇怪，迷茫中知道不是什么好事。回到家里后听奶奶说爷爷是封建迷信的族头，被人拉去游街批斗。好在村风、民风好，而且爷爷待人一贯宽宏大量，为人处世如他的名字——秉公一样刚正不阿。游街后回来人们碰上他还是叔公、伯公，秉公叔、秉公伯地叫得亲热。

祠堂经历了七十八年的风雨沧桑，其建筑结构丝毫没有改变，只是残旧破败了许多。即使是文革时期，这祠堂曾做过学校，也是公社化时期村民开会议事的重要场所。如今要大家出钱出力地维修好这座保留了历史风貌的祠堂，说明村中对祠堂的重视还是后继有人！我辈岂能袖手旁观？

历时七十八年后的祠堂经修缮一新，竟然被县里评为文物保护单位，使祠堂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爷爷若是有天有灵，该当感到何等的欣慰啊！

春节期间，若有同宗（同



梅兰菊竹(四条屏) □邝文强

## 家在中大

□蔡宗周

中山大学的康乐园，与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和武汉大学的珞珈山，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三座大学校园”，这是许多人公认的。

康乐园的美丽，除了沿怀士堂、孙中山铜像、惺亭、岭南堂这南北中轴线向东西辐射并依次展开的、充满文化氛围的整体布局之外，除了红墙绿瓦的礼堂，古色古香的校舍，绿树掩映的校道，碧草茵茵的草坪，云水滢滢的池塘之外，还有一个默默不言的配角——绿篱的功劳。是这无处不在的绿色篱笆，不着声色地连接了校园的大路小径和楼梯馆所；是这绿色的篱笆，巧妙地点缀了一栋栋大楼和一座座小院。是这绿色的篱笆，无言地透出了校园的绿色书香和安谧宁静。

我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从广州文明路中大旧校区，搬至康乐园西南区60号的。初见爪哇堂、十友堂、陆佑堂处处绿篱环绕，就有一种庄重的感觉；初见模范村、九家村家家户户绿篱相间，就有一种安宁的感受。

康乐园的绿篱多种多样，大多属灌木，一米来高。如荣光堂、黑石屋、水池水塔处种的是山指甲，孙中山纪念馆和大竹围的围栏是铁子指般粗的观音竹，马岗顶一带多是葵竹，模范村则以扶桑和九里香居多，还有的房前屋后栽种的是福建茶、米仔兰、夹竹桃、三角梅、夜来香等不同品种。学园林科的工人会定期培土、补种、修剪，使校园处处美丽如画、生机盎然。我每天清晨离家上学，见到院子观音竹的绿篱上，一叶一芽挑着亮晶晶露珠，晨光中闪烁，常会情不自禁地用小手掌在上面扫一扫，享受凉沁沁绿篱带来的惬意。

康乐园的前身岭南大学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校内建筑

沿袭了美国校园的设计理念。中心区为教学区，一栋栋教学大楼绿篱为屏；马岗顶一带是外籍教授住宅区，多是两层式的小洋楼；模范村、九家村、东南区一带则是华籍教授住宅区，多是独门独院的砖平房或二层楼房。家家户户的小院成了各自私家花园，就连西北区、工人村、飞机屋几处员工的住宅，也大多有各自或大的院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这院落久而久之，形成一种景观，一种校园中的院落文化。痴迷兰花的搭上花架，迎送花开花落、四季流转；喜爱芭蕉的种上芭蕉，且听雨打芭蕉滴进心田；追求田园风韵的点瓜点豆，小有收获；亲近小动物的则养鸡养兔，情趣盎然。不经意中，绿篱间透出各自的性格、性情与爱好。

透过一处处绿篱，在校园内，我看到过陈寅恪先生在花园刷白的小路上散步，听到过廖耀先在院子鸟笼边逗鸟儿鸣唱，欣赏过梁宗岱先生院子里的鸡又肥又大，羡慕过徐俊鸣太太院子边种的菜又绿又鲜。晨昏间，是各家小院最热闹的时光，厨房里砧板叮当，孩子们放学回家，老先生们教学或伏案忙碌一天，会纷纷到院子里活动一下。他们或捧着小茶盅在院子里边啜边看，或提着花洒浇菜淋花，或逗着小猫小狗，或隔着篱笆与邻居攀谈，或倚着藤椅翻阅书刊，读当天的《羊城晚报》，空气中仿佛散发着祥和的氛围和书斋的气息。我父亲却爱在院子内晨练，做操、打太极拳，遇上下雨天就在门前长廊活动一下筋骨。

对于我们一群小朋友，这篱笆院子则是无声的课堂和喧闹的乐园。走进每家的绿篱小院，让我们从小就认识许多花草树木：什么狗尾草、车钱草、酢浆草，什么指甲花、扶桑花、龙吐珠，什么南洋杉、马尾

松、鱼尾葵，什么蒲桃树、栗子树、橄榄树……能叫上名字的花草树木少说也有数十种，这是许多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做不到的。我们还从小就毫无顾忌地穿梭在一家一家院落中，或躲猫猫、扑蝴蝶、捉蜻蜓，或用弹弓射击灌木篱笆中的小鸟。我隔壁59号居住的小伙伴顾潘哲，还曾在三家交界密布阴深的竹篱笆丛中挖过一个“藏宝洞”，上面覆盖大的砖块，再铺上树叶杂草伪装，里面藏了弹弓、小刀等宝贝，有时还会削一根齐眉高的竹茎当金箍棒，要上几个回合。

至今一想，校园内的绿色篱笆给了我们童年不少的欢乐。女孩子们则爱在院子中过家家、跳方格、蹦皮筋，也自得其乐。在那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馑岁月，篱笆墙内又是一番景象，许多人家在小院内种薯种菜，点瓜点豆，孩子们放学后参与其中，既培养了孩子们从小热爱劳动的习惯，也帮助了瓜菜代的日子。

中山大学里的绿色篱笆墙，给我们一代人留下了很深的记忆。这极容易被人忽视的配角，不争地、不抢眼、不做声，细细挖掘它，却有那么多的温暖。前些年，社会上流传过一首歌曲《篱笆墙的影子》，很动情、很感人。而中山大学“篱笆墙的影子”，在我心中也同样迷人、让人思念。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仍在我脑海浮动，心海摇曳，是那么清晰，那么多姿，那么仪态万千。

近日，我回到久别的模范村故地重游，看到修旧如旧、整治一新的房舍很是高兴，然而兴奋之余，发现少了簇拥小楼的绿树和蜿蜒如带的绿篱，顿感少了当年的韵味。我想，若像当年那样，栽上树，围上篱，这一只新生的凤凰，有了彩色的羽翼，定会更迷人、更美丽。

## 新诗台

### 黄昏的河堤(外一首)

流着流着，河床丢失了  
长着长着，芦苇挂满泪水和  
白发

它们从不惊慌失措  
即使洪水碾过  
即使两位老人蹲在河滩  
烧纸钱  
火焰被风一次又一次扑灭

隆冬萧瑟。水杉林里，除了  
清脆的鸟  
再没有人伴着收音机唱歌、跳舞  
黄昏的微光，已无法扶起  
草木经霜后柔顺的芳华  
就像我，望向广袤的荒芜  
渐渐有了匍匐为一条大河  
的愿望

## 雨中赏梅记

雾中，山峦变了  
寺就变老了  
只有白茫茫的梅花是新的  
问询手捧经卷的和尚，家乡  
何处  
他摇头不语  
好像每一座山峰都在云深处  
枫树和梧桐掉光了树叶，落  
满台阶、屋檐  
就是爱的恩赐  
正文从这里开始……

## 肩上的扁担

□黄孝纪

挑担子也有技巧。小时候刚学挑担，不会换肩。沉重的担子总是压着一边肩膀，另一边不习惯挑。如此，很是吃力，每走一小段路就得放下歇歇。更有甚者，挑担时两手不会压扁担，常将伸张的双臂从身后反转着搭在扁担上，勾头耷脑，跌跌撞撞，如同耶稣受刑，模样的十分可笑。村人将这样子挑担，叫做挑猴子担，是常要受到取笑和奚落的。

不过，担子挑多了，经验就渐渐摸索出来了。扁担不能选硬翘翘的，得富有关弹性。挑担的绳索不能过长，过长则容易触底，上坡上台阶时几乎会搁在地面上，很麻烦；也不能过短，过短则沉，更费力。走长路要常交替换肩，换肩时，脚步暂停，双掌朝上用力一托扁担，身子一侧扭，就能轻松换过来，继续前行。走的步伐不能太硬，硬则沉，沉则吃力。需走快步，脚下生风，这样，两端的担子一弹一跳，弹性十足，挑起来就轻松多了。当然，所有这些技巧的前提是，所挑之物不能贪多过沉，需量体裁衣。母亲常说：“轻快轻快，挑轻一点才走得快。多挑几趟，人不吃亏，挑得还多。”确是经验之谈。

挑担走长路也是培养耐力和韧性的过程。我年少时从田里挑谷子回家，或者自山岭挑油茶坯到晒坪，路途很长，担子很重，感觉无比艰难，腰酸腿痛。即便如此，我总是默默忍受，用目光在前路给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心里想，只要到了下一个目标，就放下歇歇。可是过了这个目标，又咬咬牙，给自己鼓劲，到下一个歇歇。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一路坚持下来，最终抵达，常令自己都感到惊异。于今想来，那些人生路上取得成就者，又何尝不是正有了这种扁担精神？

## 储月光

□刘梦燕

夏夜，月明如水，映入窗台，  
日间各种尘嚣纷扰一洗而空。静  
静坐在月光下，自觉灵魂都在舒  
展呼吸。

月光本是寻常事物，却有让  
一切回归澄明宁静状态的魔力。  
记得明代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  
谈》中就有“天上月色，能移世  
界”之说，他写道：

“夫山泉洞润，梵刹亭园，屋  
庐竹树，种种常见，月照之则深，  
碧之则净；金碧之彩，披之则  
翠；惨悴之容，承之则奇；浅深  
浓淡之色，按之则易而不可  
了。以至河山大地，邈若皇  
古；犬吠松涛，远于岩谷；草生木  
长，闲如坐卧；人在月下，亦尝忘  
我之为我也。”

如此幽华可爱的月色下，所  
谓“忘我”，多是指忘了日间那个  
耽于柴米油盐、起伏得失的尘世  
间的“我”。

人日日生活在现实世界中，  
总要有一时一刻、一处一方让自  
己的身心洗脱尘埃，沉淀回归，  
享受宁静时光。这是一种休养，  
是心境的醇化，是灵魂的提升，  
其实也是一种新能量的储备，为  
重新出发应对现实集聚智慧，在  
为人处世造业上，实在有“磨刀  
不误砍柴工”之功用。

宋朝蔡绦在《铁围山丛谈》  
中，就记录了“储月光”一轶事，

让我读后颇觉天真烂漫。他说的  
是有一个姓韩的书生，在月明下  
步入庭院，“以杓酌取月光，作倾  
泻入